



# 村庄是一幅油画

张宏宇

在一个偏远的村庄里，炊烟袅袅升起，萦绕在绿树成荫的小道上，像是流动的诗篇，勾勒出一幅宁静而温馨的画面。这是一个我从小生活的地方，它如同一幅色彩斑斓的油画，里面有时光的记忆、成长的印痕，更有浓浓的乡情。

我记得那些晨曦中的炊烟，那是我记忆中最熟悉的味道。那炊烟，带着母亲的关怀，父亲的期盼，也带着村庄的温馨和热闹。每当我离家远行，那升腾的炊烟总会成为我心中最深的乡愁。

小河是村庄的血液，它静静地流淌，滋养着这片土地。河水清澈见底，反射着天空的蓝和白云的洁白，如同一条流动的丝带，将村庄和外面的世界紧密相连。在河边的草丛中，你可以看到野花和昆虫在欢快舞蹈，那是大自然的交响乐，是村庄最美的旋律。

老屋是村庄的骨骼，它们静静地矗立，见证着岁月的沧桑。每一栋老屋都有自己的故事，那些斑驳的墙皮、古老的窗棂，都在默默诉说着悠悠的过往。炊烟袅袅升起，那是村庄的味道，是家的味道，是温暖的记忆。

树是村庄的魂。它们或驻足在房前屋后，或守护在村庄四周。它们怀抱自然，历经沧桑，静静地守望着村庄的每一个角落，见证着村庄的岁月变迁和村庄里人们的喜怒哀乐。风过处，枝条摇曳，树叶轻响，仿佛在讲述着村庄的故事。

墙上涂鸦是村庄的笑容，它们是孩子们的杰作，也是大人们的回忆。那些色彩斑斓的涂鸦，像是村庄的标签，让人一眼就能认出这个地方。涂鸦上的图案各异，有笑脸、星星、火箭，还有各种奇妙的形状，它们充满了想象力和创造力，让村庄充满了活力。

整洁的石板小路是村庄的脉络，它们纵横交错，将村庄的各个角落连接在一起。小路上偶尔会经过一两个村民，他们的脸上洋溢着满足和幸福的笑容，那是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家乡的自豪。

墙角、路边、田埂上姹紫嫣红的小花是村庄的饰品，它们在阳光下绽放，为村庄增添了一份生动和活力。它们不事张扬，悄然无声，默默地装点着村庄。

村庄不语，默守流年，它包含了太多的故事和情感。我在这里成长，在这里懂得了生活的艰辛和快乐。我在这里见证了父辈的辛勤耕耘，感受到了他们的坚韧和毅力。那些熟悉的背影，那些被儿时稚嫩的我们捧读得倒背如流的农事，都成为了村庄油画的一部分，深深地刻印在我的心中。

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这是村庄的生活节奏。日子虽然平淡，但这里有

亲人、朋友和乡亲邻里关心与帮助，这里有着世外桃源一般的宁静与和谐。在这里，人们与自然和谐共生，过着简单而充实的生活。

在这幅油画中，我看到了儿时的欢笑，看到了祖辈们的背影，看到了炊烟袅袅的村庄，感受到了那份浓浓的乡情。我知道，无论我走到哪里，无论我变成什么样子，那份乡愁，那份对故乡的思念和眷恋，永远都不会改变。它早已融入我的血液，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。

于是，我将村庄的记忆和情感融入到我的生活中。我用文字描绘村庄的风景，用画笔勾勒村庄的轮廓。我把对故乡的思念和眷恋，涂抹成一幅古老的油画。那是对故乡的敬仰和怀念，也是我对未来的期盼和希望。

村庄是一幅油画，那升腾的炊烟，那熟悉的背影，那绿色的田野，都是我生命中最美的风景。

## 一朵左云的云

韩玉光

一个诗人写诗，是她的灵魂在归乡。而一个诗人的语言一定是喂养在自己心中的老马，这匹老马，也一定是识途的。

诗人希冀正是这样信马由缰，沿着记忆的河流慢慢往回走，她看见的事物，我们也看见了：月华池、箭楼、摩天岭、大单巴、李二口长城、旧高山、三屯堡、高戏台、前铺、威鲁堡……尘世的美好莫过于此，一个人心上的事物，最后都变成了诗，时间再无情也带不走。

这些诗，因其真，而无邪；因其诚，而深情。

如果说写诗是一个人在蝴蝶的引领下独自去登山，那么，读诗就是坐在山顶上看云。

读希冀的诗，诗刊上，网络上，字里行间透露着云冈石窟般的真诚。

见到她的人，在甲辰春，她从雁门关外来平阳市领“梨花杯”诗歌奖，看到这朵左云的云落在梨花丛中，就像一个诗人回到了一首诗中，我有些理解了她的诗中不经意间就能遇见的那个“白”字。

这白，比雪花热情，比明月低调，比白发腴腆，比白苇子睿智……

她写“羊蹄踩醒黄土坡的春天”，她写“油菜花举樽一路痛饮”，她写“一匹马跟着另一匹马/一粒沙吹着另一粒沙”，她写自己“从一个堡子到另一个堡子/像一只灰色的麻雀”……她可以立成一粒尘，也可以大如一尊佛，对南家堡而言，她是一个离家多年的孩子，那些朝闻道的油菜花、打碗花、朝阳花、那些夕可死的地皮菜、甜苣菜、辣辣草、蒲公英，都让她情有独钟，仿佛一滴露珠终于找到了可以栖身的菩提叶，她的心近乎是一座透明的水晶房子，里面有什么，就把什么呈现在我们的眼前……

于是，在这个春天，我看见了老榆、怪柳、古杨、山桃……在她的诗中倔强地生长着；看见了打短工的兄弟、掏下水道的女人、水果摊前读书的孩子、当扶贫干部的闺蜜……在她的诗句中犹如汗珠般晶莹……

于是，我看见了一朵左云的云，她的无心，她的有情，她的率性，她的千变万化……

诚如顾城所言：你看云时很近。是的，很近，近到南家堡村的月亮就在我的睫毛上，近到十里河的涟漪直接来到我的身体里。

言为心声，希冀的诗，是她的心跳声。

这朵左云之云，在塞土之上，“一到夜黑/就把自己也抡成一块铁”。这是轻与重的惺惺相惜，这是人与物的彼此相认。这心跳声，是嵇康打铁的声音，是寒山寺的钟声来到了客船上……读希冀的诗，也许不用眼睛，只需要耳朵的聆听。

读完《塞土》，余音犹在，仿佛一阵清风离去，枝头仍在颤动。

大同有恒山之高拔，亦有诗人之高洁。

在我认识的诗人中，非默的赤子之诗可谓空谷幽兰，有一种清静有一种雅静，能让读过的人久久回味。而王占斌、喙林儿、子夜、石固、黑牙、高鹏飞、匪马、韩众卫等一众诗人的坚持，让大同的天空多了一些星光。

诗人希冀，则像一片干净的云，让北岳平添了一抹诗意的胜景。

她的诗，是从生活深处掀起的一片净土。这净土，也是她的故土。这故土上，有她活过的每一天，有她的亲人，有她的心头之物。她一次次写下她的母亲，是一个女儿懂得了死能复生，懂得了母亲就是自己的塞上明月，举头可见，低头可思。

在诗中，她可以坦言：“在荒村，遇

见稻草人，我似一只归来的鸟。”一个人写诗，就等于取出了隐藏的翅膀，点亮了尘封的马灯。

在我的印象中，希冀做一朵云，或做一只鸟，都是为了飞行。

时常在微信朋友圈看到她的消息：去北京参加《诗刊》座谈会，去浙江参加《中国校园文学》教师笔会……她的确在飞，出了左云，世界就在眼前，这是一个诗人对诗的奔赴……

中国是诗国，汉语是诗的语言。读她的诗，知道她一直在向《诗经》致敬，始终对唐诗青眼以待。

希冀的诗歌语言是一种不受拘束的语言，她可以用左云的语调来说出自己的心里话，也可以用小小说的、散文的、绘画的语言娓娓道来。也许，在她的心中修辞只是诚的另一个替身，她以诚立诗的努力已经让诗的种子长成了长城脚下的葵花，举目望去，一本《塞土》籽实饱满，与光同行。

比如这首《花线绳儿》

码在大腿上，要唾点口水

婆婆搓得麻利

红、黄、蓝、绿、粉

五色咬紧，再咬紧

最后，打一个郑重的死疙瘩

人，赤条条来，赤条条去

来去的路上，总想留些花哨的印记

就着口水，紧紧拧……

这条花线绳儿五色皆空，其中的死疙瘩更像是一个人的心结，诗人紧紧地拧，一片云就变成了雨，纷纷洒在尘世上，让每一粒尘埃落定，让每一棵青草开出花朵。

再比如这首《生进山里》：

一直相信，自己不是个异乡客

我与山里每一粒没被风尘打扰过的尘，相识。骨子里都生着

吃针和牛羊粪味儿

请原谅我，每拐一道弯儿都要尖叫

甚至想痛哭，我失散多年的魂魄啊

原来被安放在——

一颗酸溜，青亮亮的湿里

一条河湾，流淌淌的歌里

一杆羊鞭，木讷讷的直里

一块青石，圪塔笨的爱里

诗人以十里河为镜，看见了自己并非异乡人的身份，这是一个诗人自觉的回归，与阮籍途穷而哭不同，希冀在即将到来的痛哭中找到了失散多年的魂魄，那是一颗酸溜溜被榨成了汁，那是一块青石知道了自己原本出于蓝色的辽阔之爱，一句“圪塔笨”，天突然亮了，塞土突然带来了人间神话。

正如诗人所言：土圪墩，我的亲人/像穿着灰布棉裤的爷爷……

这时候，白球鞋、蓝头巾在心中奔跑、荡漾；这时候，劲草和羊群在塞上迎风眺望……一个自由出入记忆里的诗人，她的每一行诗，都是诚恳的；她的每一年、每一月、每一天，都是有诗为证的。

那些看似笨拙的语言，却像蠕动的蚯蚓，让一片塞土松动了。

读诗的意义莫过于知人知面知心，因为所有的诗人到最后都是同一个人，所有的诗到最后都是同一首诗。

读希冀的诗，犹如观云来云往。观云，即观自在。

序，亦是一本诗集0的部分，可以忽略不计，亦可以附在每一首诗后面，像0附在每个数字后面，当然，还是在小数点后面。

诗路就像长空万里，一朵云还要走很长的时间。借用希冀的几行诗来结尾：

千里冰封

万里长风

我不小心，就成为了

风流入物



金色年华

盛利者摄

### 夏都

郭继生

塞北清凉地，魏都避暑宫。  
清风解衣襟，时雨沐古城。  
鱼儿水中戏，荷莲鸣夏虫。  
何处消酷热？众宾喜大同！

### 夏游文瀛湖

李登峰

雨住云飘起，风来暑气无。  
高天蓝似洗，近水绿如涂。  
细看鱼虾戏，倾听鸥鸟呼。  
文瀛游赏后，不再忆西湖。

### 甲辰塞外消夏

溪山清远

雷雨乍停风飒爽，  
湖边芍药蕊清香。  
梦闻家树蝉声噪，  
塞外春秋染鬓霜。

### 浣溪沙·护城河

郭永忠

一水盘桓四面桥，片云浮面数波高。  
乐鱼潜底好逍遥。  
沿岸凉随林隐道，摇花风展叶妖烧。  
任伊消夏疲疲劳。

## 市酒厂冲出困境的领路人耿家兴

刘昌印

古稀之年，我们这些曾在大同市酒厂工作过的老同志经常一起相聚，热切交流，谈论最多的是大同市酒厂第四任党支部书记耿家兴，他是企业冲出困境的领路人。

耿家兴浓眉大眼，中等个头，略显驼背，走起路来不紧不慢，长方形的脸盘上有着一双睿智的眼睛。上世纪60年代初，耿家兴一上任就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，因遭遇三年自然灾害粮食紧缺，全国绝大多数的小型白酒厂下马，白酒大型企业也要限产。大同市酒厂当时属于小型企业，也面临停产下马，怎么办？耿书记沉着冷静，大胆作出了一个不停产的决定，利用进口的伊拉克蜜枣和本地土豆做白酒，这两样当时不受限制，有钱就能买到，但能不能做出白酒？有的人说是儿戏，有的人说是天方夜谭，一时议论纷纷，但人们还是期盼着奇迹的出现。耿书记顶着压力，日夜住在厂里。第一锅白酒烧出来了，出酒率非常低，耿书记和大家集思广益，找原因、查问题，原来是手工作业土豆的粉碎度不够，直接影响酒的产量。他马上安排机修车间改装了一台捣山药机，同时将竹蒸馏甬片改为铁板，中间加无数个孔。这一革新使出酒率成倍增长，有效降低了成本，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，大大提振了职工们的信心，全厂上下拧成了

一股绳，憋足劲儿为企业的生存发展拼搏。

“群雁高飞头雁领。”在那段艰辛的岁月里，耿书记四处奔波，人消瘦了许多，但他激情不减，劲头不减。他利用同外贸部门的良好关系，承揽了出口苏联的礞砂加工业务。这一下全厂上下的积极性更加高涨，都为企业的生存发展而努力。

礞砂是非常重要的含硼矿物及硼化合物，硼在国外曾被列为稀有元素，然而在我国却有着丰富的礞砂矿。它在冶金、钢铁、机械、军工等领域都有着重要而广泛的用途。耿书记通过外贸部门从青海购进礞砂，进厂后的礞砂纯度只有60%多，只有加工到99.9%才能出口。那时的工人们如获至宝，每天从早上五点多一直加工到晚上，加班加点，不计报酬，自觉自愿。那种工作热情、那种工作干劲感动了许多人。就在那三年困难时期，大同市酒厂加工了3000吨礞砂，获利100多万元，这为大同市酒厂以后的高速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。

进入上世纪60年代后期，市酒厂

生产的白酒和黄酒已处于供不应求的局面，职工们喜上眉梢。这时耿书记眼光盯住了啤酒，虽然当时国内生产啤酒的厂家很少，但他决定派两名工程技术人员去北京五星啤酒厂学习啤酒酿造技术。他说：“啤酒将来一定会主导市场，我们要发展不能满足现状，必须把握未来。”派出的两名工程技术人员在北京五星啤酒厂整整学习了两个月，从啤酒酿造的第一道工序开始跟班劳动，做到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。回厂后耿书记给他们安排的一个任务就是土法上马，制造出啤酒。先是买回了两口大锅，开始煮沸麦芽。当时没有任何冷冻设备，他们将煮沸的麦芽汁过滤晾冷后，放入防空洞内的20个大缸里，每个大缸800斤。啤酒生产需低温发酵，为了解决这个难题，耿书记从外贸部门搞到冰块，放置在一个小盆子里，然后再放在大缸里，在麦芽汁上漂浮，起到降温作用。经过40天的低温发酵，第一缸啤酒生产出来了，全厂一片沸腾。色泽金黄透明，泡沫洁白细腻，人们左评右品，麦芽和酒花香扑鼻，喝起

来清爽可口。“是啤酒，是我们生产的啤酒！”员工们在高声呐喊，到处都是一片欢呼声。

大同市酒厂从此改写了历史，在产品种类上增加了“啤酒”二字。耿书记激动地在自己的日记本上写下：“今天是1968年6月18日，我们生产出了第一缸啤酒，虽然少但对企业今后的发展至关重要……”当时啤酒产量很小，每天只能产出二三百斤，很难满足市场需求。但是，啤酒的出世起到了投石问路的作用，它的作用很难用价值去估量。

耿家兴书记是一位不满足现状、敢闯敢干、从不畏惧困难的人。1971年元旦的钟声刚刚响过，塞北的隆冬滴水成冰，寒气逼人。厂党支部又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：正式兴建啤酒酿造车间和灌装车间。这个消息传来，在全厂引起了很大的轰动，职工们在振奋之余也有不少的担心。有的人认为，一没有资金，二没有设备，三没有技术，是不是有些冒进。但耿书记信心满满，召开全厂动员大会，讲形势、说对策，统一思想，号召全厂党

员干部起模范带头作用。他领着工程师黄道伟到大同建筑设计院去搞设计，重点是前酵发酵池和地下发酵室。图纸设计好后，他带领全厂职工在严寒中挖地施工。在那些日子里，全厂感人的事迹层出不穷。晨曦微露人们就来到工地，穆希尧、刘福元、武吉祥等人记不清手上磨起了多少血泡，但仍忙碌在工地上，从不计较报酬。人心齐泰山移，一个约2.7米深、30米长、20米宽的地下发酵室硬是靠职工义务劳动用铁锹一锹一锹挖了出来，在那里倾注了酿酒人的心血和汗水，它不仅是一个地下发酵室，更是一个锤炼人们意志的大熔炉。

为了节省资金，耿书记安排购买铁板自己加工，用6毫米厚的铁板制成了10个发酵大罐，每个罐装啤酒液10吨，特别是大罐的封头，因有圆弧

度，更加大了难度，干过铁匠的郑广忠主动接活儿，硬是把厚厚的铁板烧红后用大小铁锤一锤一锤砸出了圆弧形的造型。糖化锅里的过滤板是分离麦汁用的，在6毫米厚的铜板上工程师黄道伟和一个修理工用了4个月的时间打了24万个眼。在两年的时间里，除啤酒冷冻设备以外，其余的啤酒酿造设备都是职工自己打造出来的。耿书记在日记中写道，“我们的员工有特别能战斗的精神，我一定要引领好，无愧于党，无愧于员工。”

1973年6月，大同市酒厂“云岗牌”瓶装啤酒正式上市，从此，“云岗啤酒”名扬三晋，在全省十一次啤酒评比中连续夺魁。后来，“云岗牌”更名为“云冈牌”。现在人们还会常常提及云冈啤酒，但有多少人知道云冈啤酒是怎样问世的吗？是耿家兴书记超前决策带领职工搞出来的。耿书记离世已多年了，但健在的“云啤人”仍深深地怀念他！

（《大同工业史》编纂办公室供稿，欢迎社会各界赐稿，来稿请发至平城书院邮箱：pcsy22@163.com）



大同工业·那些难忘的人和事